

郑勇 著

灿然一灯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郑勇 著

灿然一灯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然一灯/郑勇著.—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12

(浙东作家文丛.诗歌散文卷/李浙杭主编)

ISBN 7-80743-0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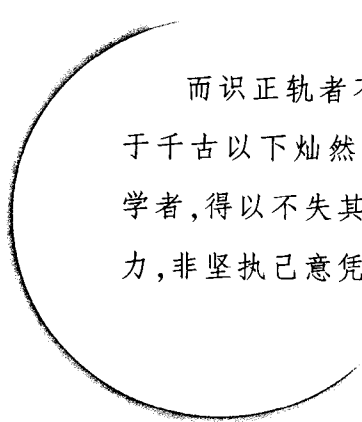
I.灿... II.郑...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0174 号

浙东作家文丛(诗歌散文卷)·灿然一灯

作 者	郑勇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井志强 施杰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578 千(本册字数 188 千)
印 张	135.5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标准书号	ISBN 7-80743-038-9/I·5
定 价	208.00 元(全十册)



而识正轨者不欲舍己从人，终于千古以下灿然一灯，照耀后来学者，得以不失其志坚气浩自信之力，非坚执己意凭空虚造。

——黄宾虹

目 录

【 新月的光辉 】

- 2 “百年”之后
- 6 新月的光辉
- 8 灿然一灯
- 12 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
- 15 《我和你》以及古琴
- 19 花儿为什么这样悲？
- 22 无处告别
- 26 陈染的博客
- 29 生命的胡琴
- 32 董桥的寂寞
- 35 鸽子惊天飞
- 37 送你一朵金蔷薇
- 39 “欲泣的激情缠紧身体”
- 47 《聂鲁达自传》里的中国
- 49 夜上红楼(三章)
- 54 雨窗欹枕更何人(鄞县人物笔记)

- 59 阳台书话(7则)
68 带一本书重新上路(岛上笔记选)

【城市与河流】

- 96 倾恋之城
103 城市与河流
107 世上已无大堰村
112 南方有嘉木
114 栖心兰若
117 最后的大峡谷
120 秋行
124 东山岛
127 汕头老街区
131 汕头大学
133 成都闲话
138 黄龙溪

【白马非马】

- 144 除了性情,我们还有什么?
149 两个唱戏的女人
152 失明的勋章
156 蓝色的选择
158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162 城春草木深

- 165 时辰到
167 白马非马
169 我也爱浮世绘
173 《勃兰登堡协奏曲》
175 我自民间来

【 西府海棠 】

- 184 以早餐的方式生活
187 故园的茶
190 日本茶道与文化盲肠
192 路啊路
196 1969年,我们在做些什么?
199 西府海棠
201 床上的事情
205 业余爱好
208 谁是房子的主人?
212 春天打在身上
214 关于凌可
217 文字的星空
219 大马家的表叔数不清
222 2005年的碎瓦击过水面
227 满地黄花(19则)

244 后记

【 新月的光辉 】

徐志摩的人生激情是他的任何诗作不能比拟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那样一个人,也是老人社会里的清新少年,一卷《新月》是他压在枕头底下的宝贝,收藏着他的全部心事。心事本不足以与外人道,在这前后三年里,中国社会就当是偷听了一位少年的满腹心事吧。

“百年”之后

这一段时间,关于北大的文字看了不少。先是《读书》杂志从去年开始就刊登陈平原的“老北大故事”,到今年校庆时已经写到“之七”。陈平原是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在这段时间里他似乎成了北大校史专家,在各处的报纸期刊上天女散花般地写短篇文章不说,还编写了两本有关北大的书,可惜我都没有读过,据电视台对陈平原的采访,得知收录内容大致是一些老北大人对母校的怀念文章。在电视屏幕上,陈君在笔挺的西服上挂了条围巾,讲起话来不大像笔下文字那般洒脱流畅,倒很有一点他所津津乐道的老北大人怪异出众的味道。那是一些发生在红楼、沙滩上的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就离开了那个地方。

有关北大的文字大概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北大人物,其中以蔡元培校长为重墨倾注,着重用人情来表现北大的魅力;如写到蔡校长处,大多是在阐述他著名的两句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其他人物不妨看作是这几个字的印证。周作人的《北大感知录》就是这样写的,辜鸿铭的古怪、胡适之的风雅皆在笔底,文笔尤其平实风趣,没有了知堂书话的苦涩。这些北大故人似乎就在眼前,继续着他们吞云吐雾的辩论,我们在边上听着也过瘾。这次校庆文章中这一类写得较为出色的有陈平原的一篇《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方法》杂志与《文汇报书周报》先后全文登载,学人文章这种发表的架式我见的不多,也多



蔡元培校长

少可见这篇有关蔡校长的文章确实出色,出色在哪里,容后再讲。

第二类文字是一些从北大校园里挖掘出来的故事。事与人其实不可分,如今读来满纸温情的往事哪一桩不是崇尚自由个性的“怪人”们做出来的,这些事的可贵正在于把它们放在了一个世俗社会的背景里,看似荒唐,细细品来却让我佩服得不得了。有一则报纸上的故事说马寅初校长在1957年的时候,在大会上竟然还称前来讲话的中央领导人为“先生”,而自称“兄弟”,我拿着这张报纸像拿着自己小时候光屁股的照片,忍不住大笑起来,可笑过之后却不得不钦佩马老先生的“顽固”。老北大的遗风也只有在这些流传至今的故事里扑面而来,现在很少会有人这样讲话做事了。

另外还有一类文字从人从事入手,深思到底何谓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继而又谈大学的真要义,一副痛定思痛、寻求出路的口气,余杰这位年轻的北大人算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说牛津大学的牛脾气就是这个意思。牛津把大学看作是精神圣殿,有富翁慷慨捐助了一大笔香火钱,说是用来建个工商学院吧,培养一些“比尔·盖茨”级的老板来,牛津的教授们却婉言谢绝了,在这些老家伙看来,他们是没本事教人如何做官发财的,他们也就是想让学生们过上健康充盈的生活,实在没我们这里的大学有那么多雄心壮志。这一类文章没有了温情面纱,不再陶醉在老北大的风光中正是它的可贵。

现在要讲陈平原的那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历来校庆文章大概都不出上面三种形式,真正要让大家看了动心的尚在于文章本身,如陈平原此文讲蔡校长,虽也是前人费过不少笔墨的,可其由“兼容并包”四字娓娓谈来,许多说法颇令人信服,用来印证北大精神,还是很合适的。譬如立校思想的来源,陈平原提出与蔡元培游学德国的经历有关,他的学识性情也偏重于这种口味,另外与他个人的身世魅力密不可分。可见,老北大的泱泱风范其实是人格的表现,由人格而成就人心仪向往的规矩习性,正是这人格的伟大处,继而又陶冶出众多自

由热情又不失淡泊的心灵。我想大学的要义正在于此。方鸿渐求职的三闾大学实在不能叫作大学,除了教学上的误人子弟,还让里面的人都变得乌七八糟,这学真还不如不上。

我自己与北大并无多少关系,只是有一次暑假去北京,一个人拿着地图找到北大那描红绘彩的大门,却被门卫拒绝入内。我现在就想着什么时候再到北大去看看,最好能碰见陈平原,跟他说上几句一样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然后,看着他走向自己的书斋,继续写他那美妙的文章。



新月的光辉

我手头有一本《新月派评论资料选》，是20世纪80年代的出版物，封面暗红，装帧简朴，暗含着那个年代的风貌。但它内容充实，有新月派同人的回忆与研究，有其他人的批评，还有表明新月态度的一些序文。从这些前前后后的文字里，你会觉得那时的文坛还算是自由的，大家可以按着自己的心意说话。不说外人的批驳甚至讥骂，在内部，也各有各的发言，没有统一的口径，也没有领袖的意志，只是谈得来，兴致所至，几个人就凑在一起组织个团体办个杂志。这一点谁心里都很明白，所以也不会有指责或苛求这些难堪的事情发生。梁实秋有一篇《忆新月》就很充分地表明了这种关系。

《新月》的出现是在民国十六年。由于局势动乱，一些著名的文人都聚集到了上海，如胡适、徐志摩、闻一多。凑巧潘光旦等人也从海外留学归来。在还算安定的上海，这些热情有余的知识分子凑在一起，怎能不想点事情出来做呢？我们看到诗人徐志摩四处访友，约集众人，想创办《新月》。以他出了名的和气与热心，别人大概是很难推辞的，但他们却反对杂志由胡适与徐志摩两人负责，认为应该更民主些。梁实秋写道：“新月一伙人，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彼此不需要标榜，更没有依赖。”梁实秋自己在《新月》上批评普罗文学运动，也批评鲁迅，但他的朋友却没有一个出来支持他。胡适写政论文章发表在《新月》上，被卞

局扣留,其实他无非说了几句法治精神与人道主义的话,文字甚是温和,比起罗隆基后来在《新月》上鼓吹人权,实在不算什么。但《新月》一开始就在争取民主自由上的努力可见一斑。这也算是这批知识分子难得的默契之处。

说起胡适,梁实秋很是敬仰。“胡先生事实是领袖人物,但他从不以领袖自居”,这或许会是每一个受“五四”恩泽的知识分子的由衷感叹。这里有一个笑话。胡适有一部“伟大的日记”,写在新月的稿纸上,有每日的感想,也剪贴了不少资料。胡适表示要在死了以后才能发表。梁实秋接下来写道:“我们希望能在不太久的将来看见这一部伟大的日记出版。”我读到这里不禁失笑,赶紧翻到文末,此文写于1963年,胡先生原来已经过世了。

新月除了一本杂志,其实还有一家书店,由众人集股经营,惨淡数年,最后转让给了商务印书馆。但它却先后出版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四十自述》,徐志摩的《翡冷翠的夜》等,闻一多的《死水》以及梁实秋、潘光旦等众人的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书籍。这也算是新月对于中国文化史不可抹杀的一笔贡献。

但我以为,新月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在沉暮的社会中提出了一种理想,有一批人且为之努力过。在《新月》创刊号上,徐志摩写道“我们对光明的过去负有一个创造伟大的将来的使命,对光明的未来又负有结束这黑暗的现在的责任。”新月的原则是“尊严与健康”,是一个“看一个真,看一个正”。在这篇创刊词里,徐志摩的诗人本性抒发得淋漓尽致,他似乎把自己的热诚化作了一团火焰,透亮地燃烧着一切腐朽与颓废,时隔七十多年,它的光与热仍然令人激动不已。

徐志摩的人生激情是他的任何诗作不能比拟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那样一个人,也是老人社会里的清新少年,一卷《新月》是他压在枕头底下的宝贝,收藏着他的全部心事。心事本不足以与外人道,在这前后三年里,中国社会就当是偷听了一位少年的满腹心事吧。

灿然一灯

他们，他们相伴出现在这样一个夜晚。春夜里的雨绵长无声，保罗·西蒙的歌喉反反复复地吟唱着那逝去了的青春，青春似光，它让我突然看清了黑暗中的来者，他们的身影是那样模糊，可他们的目光却是有力的。对于一个人来讲，这个世界里的绝大多数人都默默潜没在水底，世界或许从来就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世界。这么说来，他们确实早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可在于我，有的时候却近得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吸，急促的或是悠长的，譬如此刻。

我可以先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是国画大师黄宾虹、翻译家傅雷、作家周作人。在生死茫茫之间仍能感受到力量的又何止是他们，只不过这些日子里，我在看的书跟他们有关，所以才会在这个深夜里和他们格外的亲近，这一本书是三联版的《傅雷书简》，收集了傅先生与师友故人的书信共240通，其中致黄宾虹的就占了近一半，并附收了宾虹老人的数封复信，笔墨往来之间足以让后学者感叹不已，原来我们真的拥有过这样一个青袖舞风的时代，汉字可以表述得如此完美，文人的心地华润如玉。可是，又怎么会出现一个周作人呢？这到底还是要从傅雷的字说起。

周作人曾经说过自己写出的字是“恶札”，但在北大文科教员里，还不算是最差的，排第一的要算是刘申叔。刘申叔何许人也？我真是不知道，所以也从来没有领略过他作为“首恶”的气概。可周作人的字

一室蕭閒先俗情
蒲雲沙鳥到塔庭
朋來直諒惟三益
心醉離騷六經
曠世有懷頭已白
經年不見眼猶青
抽毫濡墨多幽興
寫出銘

卷二月滿江

至正十年二月余以事來荆溪重岳寺喜晤
盧碧微君寓此誌感 錫山瀨真倪瓚

以余臨倪迂真蹟忽二十年置行篋
中南北奔走今於雲縑敗楮堆垛
檢出癸巳冬日盧虹重題



黃賓虹手迹

印在一些文集的前面,我是见过的,依我的眼光看是太有周作人的味道了。周作人自称为“苦茶庵”主人,其字果然一派拙涩厚道,缓缓写就沉郁的诗文是最合适不过的。这样的字尚要沦为“恶札”,这要不是周作人在开自己的玩笑,要不就太令人吃惊当时文人圈子里的笔墨修养了。在我的印象中,从那个年代留传下来的字迹似乎都大有来头。书谱上说,写字要笔笔送到,这些半个多世纪前中国文人写来的字在我看来就是如此,它们或许是潦草的,或许东倒西歪是寒瑟的,可都有一股共同的意蕴,我们尚且称之为“笔墨传统”吧。而傅雷的字堪称代表。

傅雷写与黄宾虹的书信集较早整理出版的是上海古籍的影印版,暗红色的布封面,繁体大黑的题款套着金边花纹,在灯光下是说不出的悦目。或许,傅雷正是在他最钟爱的莫扎特的音乐中写就了这些优美的信函,才会把那阳光般明净、诚挚又热情洋溢的性情凝固下来。

这些信一部分是跟宾虹老人探讨画理艺品的,这一部分读来也是最动人的。傅雷持论甚高,不合俗流,与远在京城的宾翁可谓心心相通。我有一个画画的朋友是最佩服黄宾虹了,他说黄先生对傅雷是心存感激的,因为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推举黄,傅雷的出现使他的晚年甚是欣慰。我看了这两人的书信,也觉得确实如此。读这些文字,可令人目光高远,胸怀大气。如傅雷称黄的法绘是“直追宋人而用笔设色仍具独特面目”,他认为六百年以来天才最高的画家,“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他看重笔墨传统,认为“无鉴古之功力,审美之卓见,高旷之心胸,决不能从摹古中洗炼出独到之笔墨”。而宾虹老人出语更是精到,其文读之不禁令人长啸,他谈画史,实实在在是一篇篇“浑厚华滋”的美文,反复诵读必可培养出一颗沉着却又恣肆的鉴赏心。我最喜欢的莫过于这一句话:“而识正轨者不欲舍己从人,终于千古以下灿然一灯,照耀后来学者,得以不失其志坚气浩自信之力,非坚执